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精选

闖入者

安部公房

闖入者

〔日〕安部公房 著 伏怡琳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闖入者
安部公房

闖入者

〔日〕安部公房 著 伏怡琳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-2017-6226

安部公房
闖入者

Copyright © Kobo Abe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
the Estate of Kobo Abe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, Inc., Tokyo
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 Taipei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
by 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闖入者/(日)安部公房著;伏怡琳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(短经典精选)
ISBN 978-7-02-013335-2

I. ①闖… II. ①安… ②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
说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4263 号

总策划 黄育海
责任编辑 卜艳冰 李 殷 骆玉龙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.com.cn>

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
印 张 9.625
字 数 106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335-2
定 价 49.00 元

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精选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S·卡尔马氏的犯罪 |
| 117 | 巴别塔之貉 |
| 185 | 红茧 |
| 190 | 洪水 |
| 197 | 魔法粉笔 |
| 215 | 实业 |
| 223 | 闯入者 |
| 261 | 棒 |
| 268 | 梦之士兵 |
| 279 | 自我牺牲 |
| 285 | 箱子 |
| 291 | 公然的秘密 |
| 297 | 变形与梦境中的现实——安部
公房的小说世界 |

S·卡尔马氏的犯罪^①

我睁开眼。

早上睁眼醒来，再平常不过，没什么可奇怪的。可是，有哪儿不对劲呢？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

感觉不对劲，却又全然想不出哪里不对劲，这件事本身就不太对劲，所以我思忖着确实有些不对劲……我照常刷完牙，洗完脸，可越发感到不对劲。

我试着（话虽如此，但为何要作此尝试，连自己也说不清）打了个长长的呵欠。结果，那怪异的感觉立刻汇集到胸部，恍然觉得自己胸口突然变空了。

我估摸着大概是饿了的缘故，便走到餐馆（虽然即使没这回事，应该也一样会去），吃下两碗汤加一斤多面包。之所以特意写明数量，正是为了说明这显然不是我日常的饭量。

① 本书所有短篇均根据《安部公房全集》（新潮社）译出，基本按照发表年月排序。

然而，就在这段时间，那怪异的感觉还是越来越强烈，胸口也越来越空，我决定不再吃更多东西。因为肚子早已装得满满当当。

我站定在柜台前，从年轻的女服务员手里接过赊账本。正要签名，却不知何故犹豫起来。我知道，这份踌躇确实和那古怪的感觉有着某种关联，便把目光移向无限的窗外，希望映出自己的倒影。

蓦然间，我意识到自己握着笔，却苦于签不出名。无论如都想不起自己的名字。这正是踌躇犹豫的原因。不过，我并没有太过慌张。那些潜心研究的学者，一年不知要忘记多少次自己的名字，我记得在一本像模像样的学术书（决不是中伤诋毁那位学者的书）上读到过类似的话。所以我非但不慌，反而镇定自若，不紧不慢地取出名片盒。不巧的是，里面一张名片都没有。我翻到背面，确认身份证件。但很奇怪，唯独写名字的地方一片空白。我赶紧抽出夹在记事本里的爸爸的来信，也只有收信人的姓名不见了。我又翻看上衣内侧的刺绣，同样一无所获。终于，我开始焦虑起来，想要搜寻任何一件能帮助我想起名字的东西。我把手伸入裤子和上衣的每一道能称之为夹缝的缝隙，搜出所有纸片一一检视，但每件东西上都只有名字无迹可寻，要不然，就尽是些本就不会写上名字的东西。

我变得焦躁不安，试着向柜台里的年轻女孩询问自己的名字。

因为我觉得她很面熟，不应该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但没想到，女孩只是挂着尴尬的笑容，没能帮我想起名字来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用现金付了款。

回到房间，我开始翻找书桌的每一张抽屉。存放刚印好的新名片的名片盒空空如也。书里敲的藏书印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无论是蝙蝠伞^①上的姓名贴，还是帽子的内侧，或手帕的一角，总之，所有本该标示我姓名的地方，都唯独那一部分失去了踪影。

门上的玻璃映出了我的脸。脸上浮现着非同寻常的错愕，这让我觉得有必要对整件事略加思考。然而，我除了知道这诡异的现象和胸中空落落的感觉似有某种关联外，根本毫无头绪，所以我决定不再胡思乱想。“总有一天，时间会为我解决这些问题。一旦谜底揭晓，无非就是些无关紧要的事，所以这一次肯定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”我自己对自己说。

那之后，七点半准点报时的纸浆厂响起了蜂鸣声，已是上班时间，我正准备出门，却发现公文包不见了。好几份重要文件都在里面，更何况，那可是花了三个月薪水买的牛皮包，我顿时心急如焚，在根本无处可搜的房间里仔仔细细地搜索了每个角落，最终不

① 西式雨伞的旧称，起源于日本明治时代初期，一说是因黑伞形如蝙蝠而得名，区别于类似油纸伞的木伞。

得不归咎于窃贼所为。我打算立即去报案，出了门，转念一想，又决定作罢。因为我想起自己丢了名字。没有名字，怎么报案呢？“说不定名字也是那贼偷的。”我怀疑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不得不说，这贼的手段极其高明。我顿生感佩，转而愤怒，继而茫然，就这样朝办事处走去。

上班高峰时的道路看在眼里犹如某种狂暴而未知的东西。一想到自己没有名字，孤寂无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不管怎么说，没有名字地走在街头，这样的经历绝对是头一回，单想到这一点，我就忍不住心虚，抬不起头。胸口的空虚感似乎也稍稍蔓延了开来。

到办事处的时间估计比平常略晚。

我第一件事，就是查看前台的姓名牌。第三排左起第二张上写着我的名字。

S·卡尔马

S·卡尔马……我在嘴里重复了好几遍。总觉得不像我的名字，但似乎又应该是我的名字。只不过，无论重复多少次，都体会不到想起某件遗忘事物时的激动和安心。甚至，我开始怀疑这是我名字的事是不是弄错了，但显然这就应该我的名字没错，我试图强迫自己这样想，可这一次，我却不禁怀疑我是我这个人的事是不是弄

错了。我甩甩头，想要赶走那些妨碍思考的东西，但未能奏效。相反，每甩一下头，胸口的空虚感似乎就扩张一分，所以我决定不再多想。

依照惯例，我正准备把姓名牌翻到正面，却惊讶地意识到它已被翻了过来。不过，这种小失误也是家常便饭，更何况这样一来就不需要去碰那张总觉得不属于自己的姓名牌，由此而来的轻松和安心反倒占了上风。我迈着轻快的步子，朝办公桌所在的二楼三号间走上去。

三号间的门敞开着。我的办公桌一进门就能看见。魂魄比身体快出十米左右的距离，这时已坐到椅子上舒出了一口气，但身体却恰好在刚进门的位置遭遇一股迎面袭来的莫名的怪异感，止住了脚步。

让人愕然的是，椅子上已端坐着另一个我。

魂魄不可能有形态。我起初以为这是幻觉。但魂魄却慌慌张张地折返回来，待我意识到这并不是幻觉时，突然涌起一股汗毛几乎直竖起来的羞愧，下意识地把身体拼命挤进门与隔扇间的阴影里。我毫无由来地感到，自己一旦被人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说来也巧，从这个位置可以一览无余地窥见另一个我的一举一动。他正在向打字员Y子口述混凝土砖在防火建筑里的应用报告。那只下落不明的公文包完好无损地立在书桌旁。他左手追点着文件

上的字，右手轻放在Y子的膝头来回抚动。深埋内心的羞愧在看到这一幕的瞬间爆发出来，我感到两眼都已被冲得血红。

这确实是我。但就像看到姓名牌的那一刻一样，承认眼前这个人是我，就好比要我接受我并不是我。

这时，耳畔传来一声厉喝：“你在干什么！”

一不留神被打杂的小工发现了。我顶着咄咄逼人的目光回看他，对方摆出一副完全没有认出我的蛮横态度，而我却畏首畏尾手足无措，只会点头哈腰地回答：“想找卡尔马先生……”在这样的情况下报出自己的名字让我感到无地自容。小工高高在上地抬了抬下巴：“有事找人啊，那个正在跟打字员口述文件的就是卡尔马先生。”

另一个我似乎察觉到了这边的动静。他好像有些做贼心虚，目光警觉地回过身，与我四目相对。那一刹那，我终于识破了他的身份。原来竟是我的名片。

认清这一点后再去看他，怎么看都是一张不可能看错的名片。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他看成名片以外的任何东西，正是一张如假包换的名片。

我以极快的速度交互开闭左右眼，终于发现了他身上双重影像的秘密。若用右眼，他犹如清晰倒映在镜中的我的翻版；但若改用左眼，他不过是一张无所遁形的纸片。

N 火灾保险公司·资料科

S·卡尔马

我清晰记得印制这张名片时的事。当时一狠心选了一百二十元的顶级沃特曼纸^①，拜托工会印刷部制作。印好后，我还让Y子帮忙取回，作为答谢，请她喝了一杯七十元的维也纳咖啡。

在我回想这些事的时候，名片把文件递给Y子，在她耳边嘱咐了几句，然后态度决绝地从椅子上站起来。话虽如此，那终究是张名片，用左眼看去，就像是滑落到地上一般。

“有话出去说。”

名片说着飞快地从我面前走出去。我偷偷瞟了一眼Y子，她还在专心打字，看样子完全没有注意到我。同事们不太友善的两三道视线虽然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，但也只是偶然间一瞥而过，看不出特别的意思，显然他们并没有在看我。没有人看穿名片的真实身份实在很奇怪，而没有人认出我也同样不可思议。

名片一直走到走廊尽头的杂物间才回过身，气急败坏地责问我。

① 英国沃特曼（Whatman）公司生产的纯白色高级绘图纸，纸张厚实，吸水性佳，尤其适合绘制水彩画。

“我说你到这里来干什么?! 从一开始这就是我的地盘。不是你多管闲事的地方。万一被那些个对你存有私人感情的俗人看到，那我们俩的关系不就穿帮了吗? 真会给我没事找事! 你到底来干什么? 没事就快走。不瞒你说，跟你这样的人扯上关系，我真是脸都丢尽了。”

我感到该说的话依然沉在空洞洞的胸底，怎么都涌不上来。我们互相窥视对方的脸，数秒钟的沉默静静流逝。就在这数秒间，我混乱的思维跟情感完全脱节，擅自行动起来，它甚至像跳哈萨克舞蹈般来了个兴高采烈的鱼跃，可我依然憋不出半句话。最后，就在我思忖着“不过，右眼和左眼看他居然能看出不一样的东西，这也真够荒唐的，八成是受马克思的影响”时，名片突然怒喝一声：“蠢货!” 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抓住了他。名片被撕开后那道惨不忍睹的裂痕，已在我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画面。我甚至还策划了恶作剧的剧本，比如在那下面添一道下划线，写上“价值一块二”。

然而，名片却出人意料地难对付，他瞬间变成一张两眼看上去都一模一样的纯粹的名片，哧溜一下从我的指缝间滑走。我张开双臂，小心翼翼地把他逼到墙边。谁知，他却露出一抹洋洋自得的讪笑，转眼间滑入了门缝。杂物间的门常年上锁，钥匙由打杂小工保管。虽然我深知这一点，但实在心有不甘，便用力拉扯门把咔嚓咔嚓地前后摇晃，这声音惊动了打杂小工，我再次被他逮个正着。

“怎么了，出什么事了？”他三步并两步地冲到我跟前，那架势似乎要把我往后逼。“卡尔马先生他……”我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。“开什么玩笑？！这可是杂物间！”他脸上写满敌意，而我却无言以对，愤怒再次化为羞愧，转而又变成屈辱。我一言不发地把手举到眼前挥了挥，落荒而逃般离开了办事处。我不自觉地把手放到胸口。空虚的感觉更深了一层。

尽管如此，我内心仍抱有希望。办事处下班后，名片总会回来。他虽说是名片，却也属于“某一种我”，这一点不会改变，他若要回家，就只能回到这间房，不是吗？

“等那家伙回来，一定要说点什么。必须态度强硬地提出严正抗议。决不能随随便便就妥协，让自己再度蒙羞。这次的事，毫无疑问属于必须予以彻底追究的问题。”最后那句听上去相当权威，深得我心。要不是当时膨地拍了拍胸脯猛然惊醒，我一定会凭空勾勒出各种情境，陶醉地杜撰好各式各样的责难，然后忘我地陷入准备斗争的亢奋之中。（说来惭愧，我性格里似乎不乏这样一面。）

但事实上，我一时兴起膨一声拍了拍胸脯，回音之异样，让我瞬间回到现实当中。那声空洞的回响犹如打在空木桶上，让人无法相信是从人的胸膛发出的。那声音仅传入耳中，嘴唇就似乎要干枯开裂，它被无情地烘干，不留一丝水分。

我解开衬衫，依样画葫芦地模仿医生的手势，边敲边诊断。那膨膨的声音，听上去有点痴呆。我突然感到无比孤寂，坐在床边垂下头，双手按在胸前。这不只是单纯的空虚，我的胸腔实实在在地变空了。一时间我对所有一切都失去了信心，就连确信名片一定会回来的深信不疑，都开始变得可疑起来。不仅如此，一旦心有不安，即使名片回来，搞不好被赶出房间的是我也不是不可能。假如只拼力气，一两张沃特曼纸自然不在话下，但问题是我丢了名字，诸事不利。至少，法律不可能不向着名片。因为我的名字并非被盗走，而是自发地出逃了……

马路对面的肉铺炸起了土豆饼。快到十二点了，我却毫无食欲。带着孤独的感觉，我决定去看医生。如果胸腔真变空了，或许医生会帮我找到原因。若能找到原因，说不定就能弄清名字出逃的缘由。我脑海中浮现出动物园一角那座黄色屋顶的医院。去动物园，坐蓝色公交只有一站路，走过去也就十分钟。

没多久，整排法国梧桐的枝叶间露出了医院尖尖的屋顶。

树下有个约摸五十岁的画家一动不动地端坐在一片空白的画布前。一个流浪儿正蹲在他脚边抓虱子。

医院里寂静无声。透过挂号用的小窗，一对噉起的嘴唇窥向这边，开口问道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他好像还说了些别的，但这个问题让我心头一震，没听清接下去的词句。“你问我名字干什么？”我只是吃惊，并没有生气，但嘴唇却越噉越厉害。“做病历的时候要用。”“病历？”“对，病历。”这个词似乎在哪听过^①。

“无论如何都要用到名字是吗？”“嗯，那当然。”

果然还是要报出姓名。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打算隐瞒。只不过，等我想说的时候，已经记不起来。我本以为随便说些什么或许能帮我想起名字，便试着跟那人争辩，可结果却只是让我确信这样的尝试徒劳无功。不过，我也在想，就算病历是件相当重要的东西，它应该也不具备法律效力，归根结底，之所以需要名字，不过是要一个用于分类的符号而已。所以，即使用捏造的姓名，应该也无大碍。于是，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：“我叫卡尔特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嘴唇又长出一寸。糟糕，说溜嘴了，我赶紧改口：“不对，是阿尔特。”但这名字也有些古怪，所以我再次改口。这一次我虽告诫自己要取个完全不同的名字，“不，不是阿尔特，应该是阿尔马”，但结果还是半斤八两。嘴唇噉到了极限。看上去就像一只在药水里肿胀开来的鸭嘴。他无疑是在表达不满。而我内心也不是没有不满，所以我一边想着这是最后一次，一边决定再换一

① 日语中的病历发音类似“卡尔特”，与主人公的名字“卡尔马”仅一音之差。

个：“啊呀，我又说错了。也不是这个，其实我叫阿克马。”“阿克马……？没错了吧，呵呵呵……”留下一串照本宣科似的笑声，嘴唇缩了回去（究竟是只有嘴唇，还是整张脸，我也说不清）。紧接着，出现了一对硕大的眼珠。在水族馆被金鱼死死盯住的景象生动地浮现于脑际。不过，仔细看，那应该是人的眼睛。我自己也很清楚阿克马这名字确实愚不可及，也考虑过是否再改一次，只不过，我觉得改多少次都一样，更何况，和屡屡改口反而招致别人怀疑我没有名字的风险相比，因为名字古怪而遭人嘲笑，实在算不上什么。所以，“没错。”我回答，决定不再多言。

眼珠也缩了回去：“请拿好这个。”他递给我一张写有 No.15 的卡片。

我坐在昏暗的候诊室里一张弹簧折断的沙发上等待。

沙发前有张桌子。桌上摆着烟灰缸和一本西班牙图片杂志。我点起烟，把杂志摊在膝头。因为不懂西班牙语，我一边看图片和照片，一边捡拾文字说明里的专有名词。有被警队包围的暴徒的照片。有女人伏在被击毙的男人身上痛哭流涕的照片。还有萨尔瓦多·达利笔下的尸骨和演绎天鹅之死的迷人芭蕾舞演员紧挨在一起的。斗牛的照片紧邻科涅克白兰地^①的广告。紧身胸衣的图解旁则

① 法国西部出产的高级白兰地。